三五八：羣山疊翠浴千人湯

性善本 文主樓信殷 圖滿鳳

夜飯後，返抵「荷特露」淺草的松莊，少不了再浸「風呂」香湯，回房小休。進入全間榻榻米內廳，小白忽然害羞不語，錢太暗中詫異：

「弟弟，我給你……收拾。你剛才浸浴時，一點也不興奮——是不是喝了酒，反而悶了？」

「不是！」他一下卸去了浴衣，仰首睡下，以手示意：「來！」她已坦白相見，看到他已顯出了「英發的雄姿」，才放了心。

「讓我先馬殺鷄！」她俯下頭來先細緻地一吻，然後倚着他「深草玉樹」，撫慰再三，呻吟着道：「吾妻橋上，你我定了情了。你有何心事？」

——「哎喲，好！……我已經動了眞心，愛上你了！」這話比他挖出心來更可貴，她貴身上馬「入關」，一切特露」淺草的松莊，少不了再浸「風呂」香湯，回房小休。進入全間榻榻米內廳，小白忽然害羞不語，錢太暗中詫異：

「弟弟，我給你……收拾。你剛才浸浴時，一點也不興奮——是不是喝了酒，反而悶了？」

「不是！」他一下卸去了浴衣，仰首睡下，以手示意：「來！」她已坦白相見，看到他已顯出了「英發的雄姿」，才放了心。

「讓我先馬殺鷄！」她俯下頭來先細緻地一吻，然後倚着他「深草玉樹」，撫慰再三，呻吟着道：「吾妻橋上，你我定了情了。你有何心事？」

——「哎喲，好！……我已經動了眞心，愛上你了！」這話比他挖出心來更可貴，她貴身上馬「入關」，一切

夜飯後，返抵「荷特露」淺草的松莊，少不了再浸「風呂」香湯，回房小休。進入全間榻榻米內廳，小白忽然害羞不語，錢太暗中詫異：

「弟弟，我給你……收拾。你剛才浸浴時，一點也不興奮——是不是喝了酒，反而悶了？」

「不是！」他一下卸去了浴衣，仰首睡下，以手示意：「來！」她已坦白相見，看到他已顯出了「英發的雄姿」，才放了心。

「讓我先馬殺鷄！」她俯下頭來先細緻地一吻，然後倚着他「深草玉樹」，撫慰再三，呻吟着道：「吾妻橋上，你我定了情了。你有何心事？」

——「哎喲，好！……我已經動了眞心，愛上你了！」這話比他挖出心來更可貴，她貴身上馬「入關」，一切

——「這可不是神仙世界！」

臥房通浴室，妙在這裡二千多家湯旅，都是引溫湯入旅舍浴室。但午前她引他同到國際天然的「千人池」浸此地的「大湯」，東西方客人，在一座無際的大池，老中青幼，白黃黑棕，世界大同樂！

「這是第一次經驗！沒一個人看別人！」她在水中仰泳，他雙手托住她的腰背。

「開跑！」……，她兩臂揮動，一路或一或三，最後二百米，小白奮然向目的地二千四百米長途終點衝刺——過終點有餘未盡，「那婦人」又再爲他衝了一二百米。

「獨贏四百五十一蚊五！錢馬丹第二，相差一又四分一……條Q爆冷，一千四百四……！」小白以花旦的甜圓媚聲，學着香港的廣播，嬌脆媚嗲，錢太俯在他身上——「就這樣……不要動！」

「不好！」他雙臂抱緊了她，兩人舌戰，恩情萬種，足足休息了半小時。她才扶他睡好，去便間扭了自來熱喉，爲他料理衛生工作，再入廁間，自我料理，重勻嬌面，再施丹硃，依然以維納絲之玉相，返入內寢。

「來！」他爲了已眞心「愛」她，帶她同夢飛到巴黎，爲她慢慢行法蘭西的「晶瑜」之禮。——「小白，哎喲！弟……弟！唔……你！我求你……我愛你！……。」她胡言亂語，直到「三更三點，紗窗人靜，雙雙厮並！」

晨九點前醒來，她這才又陪他在樓上私室洗了個澡。——「我們去箱根！」羅曼斯卡，直抵湯本，儼然蜜月新人，進入「太子酒店」。這是和洋合館，他們住了洋館套房，起坐間，全面玻璃牆，而對重疊翠屏山，綠肥（多）紅瘦（少）——

三五八：迷惑他人

林仔去了不久，阿占亦接了許道長，來到大埔山個間石屋附近公路身，又或者係迷惑他人。

阿七等人，一直在車內等候。將經過和許道長講了一遍。

許道長曰：「七哥，你亦算有緣喇，可以見到爺死人暫時翻生之事。」

阿七曰：「我好迷惘，李何氏是否眞係翻生，亦成疑問。」

許道長曰：「只能當佢暫時翻生，實際有可能者也。」

阿七曰：「但佢哦企咁由棺材起身嘅！」

許道長曰：「實際上係盲公利用符咒驅使一些陰人，夾硬扶李何氏起身而已。」

阿七曰：「原來咁，道長，剛才我親眼見盲公符咒開壇，壇上擺了個兩樽油。」

許道長曰：「這兩樽油一定係煉界飛仔積用者也。」

阿七曰：「會點用呢？食乎？」

許道長曰：「照計有也理由會食，應該係護，又或者係迷惑他人。」

阿占曰：「道長，咁即是落降頭一類。」

許道長曰：「應該係同一類嘅。」

阿七曰：「我嗰隔佢間屋有百幾碼，道長，既然佢法力咁高，照你睇知不知我嗰在此處呢？」

許道長曰：「應該不知，因爲我嗰有一個人同佢有關，即使佢用圓光術，亦有用，如果飛仔積在此處，咁佢可以知，因爲飛仔積，是一個媒介，我嗰同佢有關。」

阿七曰：「係咁我明矣，當日捉了飛仔積返去，盲公一定用圓光術睇到飛仔積，然後作法，差遣六丁六甲來救佢。」

許道長曰：「照理應該係咁。」

阿占曰：「這兩樽油豈不是好可怕，如果攞來落降頭，會害死好多人！」

十三絕奇，湖江沈現

盲咒 ■田長歌

風言蜂語 ■謀倫

治本之道

家計會及婦女團體介紹防狼法。最根本是滅狼法。

失望者多

港督與兩局議員，對「居英權」表示欣慰。

但有很多人則表失望。

更爲積極

港府表示竭力改善環境污染。設法不予污染豈非更佳。

留住海鷗 ■海辛

一四三：老家與新家

做老爺的感慨說：「想不到人生，唔，應該說這家鄉島，這樣厚待我！五十年前，我隻身離家，拋下家鄉去港島，一去就那麼多年，我在此島毫無建樹。這次，老鳥倦飛知還，跟隨兒子回來，島上有那麼多人歡迎我……更使我開心的，有個好媳婦和兩個孫兒，和我同住……我還有何所求？」

「這都是大老爺的安排。」銀妹說。

「大老爺，我哥哥，我對不起他……我——」做老爺的雙眼盈淚。

「爸爸，不是說過，以後你別再責備自己嗎？」石湖說。

「回到老家——」

「已是新家啦！」銀妹說。

「新家老家，都是祖家！」做老爺的說：「就讓我說幾句感慨話吧！」

銀妹抬臉欣然望老爺。

「我今天早上，見碼頭貼上歡迎老爺的橫額，才知道你是街渡的董事長。我們一家人，大老爺、我、石河、河嫂都以爲你爲榮！太好了！我們並不因你是街渡老板而開心榮幸，不，而是在五年前，人家街渡老板因無錢可賺，不理本島與外面的交通，決心放棄不幹，當時島人都失望，吓，阿全叔竟有辦法找到個後台老板，繼續經營，全島人都對那不露姓名的後台很尊敬……原來就是老爺，我向你致敬！」

她站在他面前，後來，小兒子與小女兒爭着跑來和媽媽站在一起，鞠躬。

本泉開心欣慰極了。他笑着喝茶，杯裡的茶水添上一滴兩滴水珠……

石湖說：「想不到爸爸這個秘密竟保持這麼久，直到今天——」

本泉說：「前些時，我和你去律師樓時，原本要把這個也告訴你，以後，你也是它的繼承人，但想到跟你玩個遊戲，不好嗎？」

石湖恭敬而佩服地說：「爸爸，比起你來，我的成績渺小！」

開心

二五：色衰愛弛成黃臉

果然，隔了一段短時間，廣州就已經淪陷，落入日本侵略軍的手中。居住在廣州的人，紛紛向四鄉走難，永漢也成爲廣州人走難的地方。那些年輕的少女，爲求活命，就由父母作主，以低廉的代價，賣與富地人做老婆。年紀較小一些的兒童，或賣給人作子女，或賣給人作婢女。

開始時候，林桂卿倒也受到劉明的寵愛，這也難怪，這個在城市中長大的女孩，樣子娟秀，皮光肉滑，又懂得打扮，連穿的衣服也跟農村婦女不一樣，在劉明眼中，自然是天仙化人，比他家中那個黃臉婆美麗得多。

還不到一年時光，林桂卿就完全變了樣子。變得與農村婦女差不多，甚至更加醜陋。在十個月之後，林桂卿生了一個女兒。她是生女而不是生子，在重男輕女的社會環境中，自然不爲劉明所喜。她生產之後，她的大婢沒有理會她，沒有黃酒燉鷄吃，沒有薑醋鷄蛋吃，又由自己照料女嬰，做家務。由廣州帶來的衣服穿破了之後，就要穿着當地婦女農村的衣服。

營養不良，臉容憔悴，加上照料女嬰，操勞家務，沒得閒也沒心情打扮，自然變了個黃臉婆。

小情風鎖 ■王方

二一七：暖風吹進胸懷

阿瑩點點頭。海程接着又說：

「阿瑩，我知道你愛音樂、舞蹈、戲劇，你當然可以努力地去做一個專業的表演者。但也可以是一個業餘的裘演者，這樣也許來得灑洒一點，不必那麼患得患失。現在，你先完成學業，充實自己，將來，條條大路可以任由你怎樣走。你喜歡演戲，將來機會也還多的是呀！爲什麼要對眼前的一切斤斤計較、耿耿於懷呢？阿瑩，你要記住：拿得起，放得下！」

阿瑩緩緩地點着頭，細細地忌索着海程的話。

「不要太看重眼前的東西，眼光應該放遠點，不要忘記——你還是很年青。」海程又說。

——過去，對什麼事情我也充滿自信，可是，更多的却是倔强、任性，海程才眞正地爲我想得深、想得遠啊！那麼，他現在還愛我嗎？……

想到這，阿瑩不禁心跳起來。

——在

青春夢 ■陳浩泉

二一七：一直不敢直言

「我是通緝犯，」安東洛夫突然說，「蘇珊，你信不信我是通緝犯？」

「你眞會開玩笑，」蘇珊鎮靜地答，「如果要搬新住址，也不用找這種不成理由而無法令人相信的藉口。」

「我不是開玩笑，」他沉下臉神情凝重地答，「我確已監視我，並且潛入這房間……」

他突然停咀。

「潛入這房間？」她不禁有點緊張地問，「這是什麼意思？你見過他們嗎？」

「我雖然沒有見過他們，但我相信這是事實。」他答。

「有什麼証據呢？」她再追問。

「這……」他有點猶疑了。

「連對我也不說眞話，那怎樣叫我帮你？」蘇珊嗔道。

「這……」他仍然猶疑。

「算了！」她故意生氣，「原來你對我並非眞心眞意，太令我失望了！我現在就離去，我怎能再跟你一起生活呢？離拔，我們仿如夫妻，你却不對我說眞話，怎不叫我傷心？算了，我就離去好了。」

「別生氣，別生氣，」他忙拉住她的手，「在我最需要你的時候，你怎能離去？算我求你，我太愛你了，太需要你了！」

「但你對我並非眞心，」她馬上答，「這叫我怎不傷心？」

「別迫我。」他又再哀求道。

美蘇諜影 ■東尼亞

大俠余顧南 ■蕭木雨笑・文 古秋原・圖

十四：爲民奔波

過了半晌仍不見他倆出來，蕭懷南有點不耐煩，余顧南知他倆必在交換軍情，忙向徒兒打眼色。可是又過了兩盞熱茶工夫，仍不見他倆出來，連余顧南亦覺奇怪，連聲咳嗽。

房內方傳來盧成章之聲音：「對不起，在下倒忘了，余大俠與令徒可回去了，大恩大德沒齒難忘，只是在下傷重未能下床相送，幸好彼此都是爲了國家和百姓盡力，方稍減愧仄！」

蕭懷南有點不高興，余顧南却道：「盧兄弟，你住在此處未必安全，是否要再轉移？余某願意効力！」

「不必客氣，此處有地窖，賢師徒得很！」

余顧南不强人所難，逢與徒弟越墻而出，幸好外面沒有人，只見石板地上，有斷斷續續之血跡，使余顧南心頭平添一抹陰影。

余顧南後衣雖染了血，但他了無畏懼之色，大步走回客棧。次日師徒倆又拉馬上路，至城門附近，忽聞蕭懷南「啊」地喚了一聲，他抬頭望去，只見旗杆上掛着一個人，可不正是盧成章！

盧成章雙眼圓睜，眼珠子幾乎跳出來，胸膛凹下去，落在余顧南這種大行家眼中，一望即知他是被人先以重手法擊斃，然後再掛上旗杆。

蕭懷南雙眼幾乎要噴出火來，余顧南則轉頭四望，不見有其他屍體，方稍稍放心。兩人出了城之後，余顧南道：「但願牛堅能逃出魔掌，否則盧成章死得太不值得了！」

他怕徒弟不明白，忙又解釋，「盧成章故意不逃跑，便是爲了引開金兵視綫，掩護牛堅回國！」

蕭懷南感動地道：「盧壯士雖然死了，但他是爲了民族而死的，眞是雖死猶生，實乃大英雄之所爲也！」

師徒兩人路上不再耽擱，不一日已至德州地界。（三五八）

都市寫眞 ■文・黃郎 畫・家裕

以前我有同學開花店

電梯下來，走出金太，周康先叫「伯母」她道：

「我到超級市場買些東西，你們先上去吧。爸爸還未回來，但他一定回來吃飯。」

他們登樓，在客廳中坐下來，菲傭斟茶敬客，金菲對周康說：

「我的波士唐明的婚姻有些問題，兒女在外國。我是機構中他所信得過的職員，機構要結束，臨走他不免多些囑咐，我告訴他我是什麼都要通知未婚夫的，我說的是未婚夫，不稱男朋友。」

金茂自外回來，周康忙站起，女兒提到母親到超級市場，金茂說：

「我要先冲涼。」

當金茂進浴室，金太自外面回來，女兒告訴母父親已返。

此夕，他們四人飲點湯力，父親問女兒將選擇何種職業，答道：

「早呢！我甚至想開店。」

「開什麼店？」父親問。

周康凝視着金菲，她說：

「我很想開花店，以前我有同學開花店，我對這一行略有所知。」

「用什麼市招呢？」父親笑道：「假如你結婚後開，可以稱『周夫人花店』。」

周康大笑了。

金茂問周康對金菲開花店有無意見呢，答道：

「不知道開花店需要多少錢，如果所耗不大，我大可以投些資。」

「我們三份合作吧！」金茂說：「史丹拉的錢若不夠，我借與她。」

「過一陣再說。」金菲說。

他們飯後，一對年輕的去附近看了一部美國電影。金菲返寓，後來靠在床上看報，有些倦才熄燈。

翌日父女同車時，金茂對女兒道：

「我不反對你開花店。」

「這是我所喜歡的。」女兒說：「現在起我要開始了解花店，我的高班同學朱翠娟結婚後把店盤與別人，我要去找她。」

「你許久不會找她了吧？」

「是的，我許久不會找她，她住在九龍塘。」

「你的女朋友太少，祇有一個李娜似的。」（三五八）

城市之光 ■匡成

死不悔改（二五）

管理員在電梯口雙手一攤道：「王先生，你的房子已有新住客。」

「爲什麼有新住客？」

「我不知，不過，新業主告訴我，如果你回來，就去找他。」

「新業主是誰？」

管理員告訴那銀行的名字。

王洪轉到銀行去，銀行和他計算，替他賣了樓，除了還給銀行及信用咭外，還有少許餘欵，計回給他。

渴時一滴如甘露，這少許餘額，若在當年，不作爲一回事，如今一無所有的他，視如甘露了。

他租一個小單位自住，他很快又找到門路，買來了迷幻藥。

那有限的金錢，他不事生產，很快就用完了。

他想到求助於何少芳，但不知她居住何處，也不知她丈夫姓甚名誰，他想起何少芳往時歡喜看某一份報紙，便在報紙上刊一段廣告：「少芳，我出來了，請來探望我。」下署昔日何少芳的暱稱。另一行附有電話，居住地址，希望她來找他。

電話來了，何少芳道：「對不起，我不能來見你，電話居址也不能告訴你，祇問你出來後如何？」

「家沒有了，樓被賣了，不過爛船還有三斤釘，仍有多少現金。」

「那你打算如何運用？」

「我一向不擅理財，那些金錢，如今已經花光了。」

二五：色衰愛弛成黃臉

還不到一年時光，林桂卿就完全變了樣子。變得與農村婦女差不多，甚至更加醜陋。在十個月之後，林桂卿生了一個女兒。她是生女而不是生子，在重男輕女的社會環境中，自然不爲劉明所喜。她生產之後，她的大婢沒有理會她，沒有黃酒燉鷄吃，沒有薑醋鷄蛋吃，又由自己照料女嬰，做家務。由廣州帶來的衣服穿破了之後，就要穿着當地婦女農村的衣服。

營養不良，臉容憔悴，加上照料女嬰，操勞家務，沒得閒也沒心情打扮，自然變了個黃臉婆。

二一七：暖風吹進胸懷

阿瑩點點頭。海程接着又說：

「阿瑩，我知道你愛音樂、舞蹈、戲劇，你當然可以努力地去做一個專業的表演者。但也可以是一個業餘的裘演者，這樣也許來得灑洒一點，不必那麼患得患失。現在，你先完成學業，充實自己，將來，條條大路可以任由你怎樣走。你喜歡演戲，將來機會也還多的是呀！爲什麼要對眼前的一切斤斤計較、耿耿於懷呢？阿瑩，你要記住：拿得起，放得下！」

阿瑩緩緩地點着頭，細細地忌索着海程的話。

「不要太看重眼前的東西，眼光應該放遠點，不要忘記——你還是很年青。」海程又說。

——過去，對什麼事情我也充滿自信，可是，更多的却是倔强、任性，海程才眞正地爲我想得深、想得遠啊！那麼，他現在還愛我嗎？……

想到這，阿瑩不禁心跳起來。

——在

莫名其妙的「桃色旋風」所包圍着，對這些，

「大胆演出」，他將作何感想呢？……

這時候，阿瑩的心情不禁沉重了起來。

「你的想法怎樣呢？告訴我吧！」海程說。

「我很感激你爲我想得這麼週到……」接着，阿瑩問：「你看過電視『鈸金夢』和電影『撈女蘭芝』嗎？」

「都看過了。」海程說，「關於這兩個戲，我有兩件事必須對你說：第一、我不會成爲『鈸金夢』中的石恩愛，你將來也不會在現實中演出蝴蝶的角色，這你可以放心；第二、你在這兩個戲裡的一些鏡頭，我是並不欣賞的，但我不會像別人那樣地責怪你，過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現在的問題是將來應該怎樣做。」

海程的話又像一股暖風般吹進了阿瑩的胸懷，她也感到寬慰了。

趣知廊

美國會小侍從

超過兩成人嚴重超重 美國人需要減肥

窮人較富人更爲迫切

無論是長期慢跑，抑或是進食微波晚餐，還是操練珍・方達的健美操，或者是喝無醇啤酒，這一切努力都未能使美國人擺脫肥胖的困擾。

美國人依然太胖，美國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份報告說，當今的美國人和六十年代的美國人一樣，都大大地超重了，今天，大約有百分之二十四的男子和百分之二十七的女子「嚴重超重」。

更爲嚴重的是，病態肥胖的分布比例很不平衡，肥胖病日益折磨着貧窮的人們，如果說，略嫌肥胖的白人女子所佔比例爲百分之二十五的話，那麼，過於肥胖的黑人女子一般就會佔有百分之四十四的比例，而且，社會經濟地位越是低下，過度肥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這主要是因爲窮人的主食來源大多依靠高熱量食品維持的緣故。

奔私友好與子妻嫌抗爲 酒啤飲只食絕子男

如今戒了酗酒 妻子又重回身邊

弗晨・哈里斯由於他的妻子與他最好的朋友私奔了，開始絕食抗議，整整四十二天中，他除了飲啤酒，沒吃過任何固體食物。現在，他的妻子回來了，他準備解除絕食。

妻子琳達解釋說：「我不得不回來教他一命，他是一個固執的人，不然他會一直堅持下去直到心肝壞死爲止。」弗晨也同意說：「當我說絕食時，我確實準備這麼做，我並不在乎自己能否活或死。」

琳達是當弗晨因在加里福尼亞州聖莫尼卡的公共場所醉酒被拘捕後才決定回家的。由於弗晨一直沉溺於酗酒，她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跟他最要好的一個朋友，斯坦利・安德伍德私奔了。琳達說：「我曾經威嚇他，如果他再這樣下去，我就離開他了，但他從未說過要停止酗酒。我知道斯坦利，卻對弗晨的意圖表示懷疑，他說：「我覺得這是他想飲許多啤酒的借口，這樣，他就可以一箭雙鳥了——又能灌醉我，又能使琳達感到慚愧。」

但弗晨從前的好友

琳達和斯坦利私奔去了。

弗晨・哈里斯在絕食中。

偷漏稅者名單 意官方予公布

（林）

最近，意大利財政部以「紅皮書」的形式公布了五十多萬個偷稅漏稅者的名單，這是爲使他們感到羞恥，從而按章納稅。名單上包括許多著名的企業家、演員和記者，其漏稅總額高達三十三萬億里拉（合二百五十億美元），足以抵消意大利四分之一的財政赤字。據官方說，這個名單還只是已經查明的。

（成）

被人稱爲德國匪幫成員，我不是殺人犯，我不做海洛因生意，我從不讓十五歲以下的女子賣淫。」

舊火車站 改博物館

世界上擁有最多印象派繪畫大師作品的博物館，是巴黎的奧賽博物館。這所博物館原來是一個火車站。

一九〇〇年五月廿二日，畫家愛德華・德塔爾陪同他的建築師朋友域陀・拉魯來到位於塞納河左岸的奧塞火車站工地，畫家看了火車站的雛形，又聽了建築師的介紹，回家後在日記中寫道：「火車站富麗堂皇，形狀像美術館，而美術館則像火車站，我將建議拉魯把這兩座建築物的用處調換一下，如果時間還允許的話。」

終於，在八十六年後，這個願望成爲現實，奧賽火車站經過改建，成爲奧賽博物館。

奧賽火車站在一九三九年以後便棄之不用，其後一直有人主張把它拆除，而一直沒有通過執行。六十年代末期，龐比杜總統在位時正式否決把車站拆除的議案。

繼任的德斯坦總統再提出大膽設想，有意把它改造爲十九世界藝術博物館，並爲此撥出了專款。

密特朗上台，雖然他和德斯坦是政治上的對頭，但是在處理奧賽火車站的問題上卻出奇地一致，只對計劃的某些部分作了細微的修改。

終於，一座有百年歷史的火車站變成了藝術殿堂。

法蘭西風情

食物含意各地不同

食物與人類的生存息息相關，千萬年來，人類賦予許多食物以特殊的含意。以下僅是其中數例。

蔥 埃及人將蔥視爲眞理的象徵。當進行訴訟或爭論時，如把一束大蔥高高舉起，則表示眞理在手，勝利在望。

蒜 將大蒜頭放於孕婦的床邊，被匈牙利人喻示爲母子雙安。土耳其人則喜歡在自家門口掛幾頭大蒜，認爲會給他們帶來幸福和吉祥。

甜菜 古代波斯人將甜菜看成是不吉利的物品。小伙子如到姑娘家求婚，女家用以招待的倘是甜菜湯，便說明求婚已沒有指望。

鹽 埃塞俄比亞男女青年，在頭一次接吻時，如把鹽粒吐在對方口中，則表明兩人已眞誠相愛，情投意合。

玉米 剛果姑娘將玉米視爲定情的信物。當男方求愛時，需將一隻烤熟了的鳥送給意中人，如姑娘應婚，就會以玉米回贈。

・鍾鳴・

美國會小侍從

・集文・

學校對小侍從們的要求很嚴格，必須按時完成各科作業，除特殊情況外，不得隨便缺課。但如小侍從工作超過晚上九點，可免交作業；工作超過晚上十點，第二天可不上課，但在周末國會休會時補課。同時學校還要求家庭不在華盛頓的學生必須住校。由於學校師資雄厚，設備先進，教學質量高，因此儘管小侍從每天要工作八至十二個小時，學習質量仍能達到美國教育部門要求的水平。

通過小侍從訓練，這些青年學生一面工作，一面學習，不僅完成學業，同時通過接觸上層社會，開擴了視野，對未來工作和生活大有裨益，因此深受美國青少年學生的歡迎。美國國會每周都收到數以百計的申請書，但因人數有限，只能百裏挑一。

研究班，負責向學生介紹首都地區的科學、教育和文化情況，擴大學生知識面。小侍從的學習和工作相當緊張，早上六點上課，十點以前結束課程，十點准時到議員辦公室報到，一直工作到下午五點左右。如遇到國會開會，小侍從們更忙得不可開交，會議如要開至深夜，他們亦得奉陪到底。

國會根據這些信差的學齡和工作特點，專門設立了兩個侍從學校——參議院侍從學校和衆院侍從學校，每班多則十來人，少則幾個人。學校設在國會圖書館，課程主要是中學基礎課，包括數學、社會學、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等。此外還專設一個華盛頓

美參、衆兩院目前共僱有這類男女信差八十八人，參議院二十二人，衆議院六十六人。信差編制固定，缺員遞補。

這些信差來自全美青少年學生中的佼佼者。應選者本身必須品學兼優，身體健康，同時還要聘請一位國會官員任保證人，方可應徵。一經入選，便即與國會簽訂服務合同。一般年限是一年至一年半，每月工資約八百多美元，包括三百美元住宿費。